



青山依旧 笑春风

QINGSHAN YIJIU
XIAO
CHUNFENG
安思源·著

佛说：他再世为人了，
愿熬过浮生劫难，只为修炼成仙。
因为仙界美女多，飘逸。

佛还说：
我可以送你回千年前去找他。
只是你资质愚钝，
大概也成不了气候……



青山依旧
笑春风

安思源·著

QINGSHAN
YIJIU
XIAOCHUNFENG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依旧笑春风/安思源著.-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075-2922-7

I.青… II.安… III.漫画: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7732号

青山依旧笑春风

著 者:安思源

责任编辑:彭 雪

责任校对:华 一

特约编辑:右 耳 因 茵

出版发行:华文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100055

网 址:<http://www.hwcb.com>

电子邮箱:hwcb@126.net

电 话:010-58336259 5833623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70×970 1/16

印 张:20

字 数:270千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075-2922-7

定 价:2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回首千年去
滚·谁稀罕。

002 第一卷

得失随缘，心去增减

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兄台，请问你听过这首诗吗？

002 第二卷

慧极必伤，情深不寿

冷……头好疼……游，是不是，有条龙在我头里面……游泳啊……

197 第三卷

一生一会，一会一伤

下辈子青山依旧笑春风。

209 尾声·轮回，因果

你问我为什么想修仙？因为仙听起来拉风呀。

303 番外·明月光

307 后记

QINGSHAN YUJIU XIAO
CHUNFENG
楔子
回首千年去

一袭乌衣，翩然少年，负手立在紫竹边，仰头，痴痴地望。来来去去，转眼百年，紫竹成精，能说话了。

“你在等人吗？”

“嗯。”

“等谁？”

“等你。”

“我？为什么呀？”

“等你陪我成魔。”

“我不要成魔，我要修仙，仙听起来拉风，魔太危险了。”笑春风知道，六界常有纷争，魔界也一直被仙界打压。

“放心，我会保护你。”

“滚，谁稀罕。”

他不为所动，依旧每天都会来，他说过他可以寿与天齐，可以保护她千年又千年。

可也就是这个少年，让她等了千年又千年，那是一场六界浩劫，笑春风所在的紫竹林化作一片火海，她是唯一存活下来的。然而，自那之后，他也未曾再出现过。

佛说：他再世为人了，愿熬过浮生劫难，只为修炼成仙。

——不可能，他说过要跟我一起成魔，怎么会去修仙？！

佛又说：因为仙界美女多，飘逸。

佛还说了：我可以送你回千年前去找他，只是……



CHONGHAI WU XIAO
CHUNFENG

第一卷
得夫随缘，心天增减
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兄台，请问你听过这首诗吗？

第一章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兄台，请问你听过这首诗吗？”

“好诗！没听过！”

“那再请问你认识明月光吗？”

“好名字！不认识！”

“……”

失望了，气馁了，人海茫茫，要海底捞“月光”不如买块豆腐挑战死亡。

佛祖说：“你要找的人叫明月光，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打从笑春风被佛祖发配到这个山寨的第一天起，她就不辞辛劳漫山遍野地打听，就因为虔诚地相信佛祖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明月光？又为什么她身为一只拥有千年修为的妖，要找一个凡人会那么艰辛？

“笑、春、风！”

震耳欲聋的叫喊声响彻整座燕山，打断了笑春风的思绪，她眯了眯眸子，那颗有着堪比鸟窝发型的头慢慢地往后转，嘴角顺势一扬，灿烂笑意在脸上绽放开：

“请问兄台，你认识明……”

“闭嘴，我没听过‘床前明月光’这首诗，我也不认识明月光这个人！”没等笑春风说完，赤裸着上身的大汉就咆哮起来。

“这样啊，那我们很难有共同语言，不如就此结束谈话，可好？”佛说过，在人间混，待人接物要有礼貌。作为一只一心想成仙的妖，佛说的每一句话，笑春风都谨遵。

“谁跟你可好！大当家有要事跟寨中众兄弟相商，你不用挑水了，一起去……”

闻言，笑春风眼眉弯弯地放下扁担，撩起身上那件粗麻布衣的下摆，擦去脸上的污渍。不擦还好，这么一擦，露出了白白嫩嫩的脸颊，也露出了左颊边那道赫然醒目的暗紫色胎记。

那是一块巴掌大的胎记，几乎覆盖了整个左颊，让人触目惊心。即便已经见过笑春风很多次了，每次她突然抬头，大汉都控制不住被吓到：“快走，丑八怪。”

“兄台，我们打个商量可好？你可以尝试着叫我紫竹怪，但请不要叫我丑八怪……”笑春风迈开步子，追在他后头唠叨。

“你可以叫我‘兄弟’或者‘大块头’，但是请不要叫我兄台，可、好？！”

“这恐怕有些欠妥吧。”

“……”

大汉分明已经被气到舌头打结了，却还在据理力争。

相较之下，笑春风格外淡定，眉宇间始终含着半分亲和的笑容，谈吐举止有礼有节，让人想骂都骂不出口。

好不容易到了山腰最大的山洞，洞里人声鼎沸，已经聚集了山寨众多兄弟。

“哇哦！”笑春风叹为观止地溢出惊讶声。眸子转啊转的，绕过人群，落在了中间。那边有个石凳，凳子上坐着个正在闭目养神的男人。那是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眉目清秀，却又透出一股子刚毅英气。他正单手支着头，撑在椅子的扶手上，手指修长白皙。依稀有些猜到了他的身份，但笑春风还是不太敢确信，便拉住了方才那个大汉，开口问道：“请问兄台……”

“他是大当家，今天刚回来。”懒得等笑春风说完，大汉不屑地睨了她一眼。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呀。”真是好……好、好帅气的大当家。

“大当家，那些兄弟的后事差不多都安顿好了，还有什么吩咐吗？”

有人附耳轻声说了句，华遥微微张了张眸子，面无表情嘴角儿一抿，手指略微动了动，示意那人可以下去了。

人退下了，底下的众人见他们的大当家终于有了动静，也全都安静了下来。

静谧了会儿，华遥狭长的眸子瞥过人群，缓缓站起了身，启唇：“驿风镖局让我们损失了四十三个半兄弟。”

这声音不轻不响，回荡在山洞里，却分外清脆。

“为什么是四十三个半？”底下有人抑制不住好奇。

“四十四太不吉利，所以还有个剩半口气的，我不准他死。”华遥眉一挑，若无其事地解释，“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我们是江湖人士。”

“……”这话，换来了沉默，江湖人士又怎样？有突出重点了吗？

“驿风镖局搞了个联盟，目的是为了为一举剿灭我们山寨，就快到山脚下了。寨子里还有一堆的老弱病残，身为江湖人士应该懂得尊老爱幼，我想找批人，领着他们先离开。下山的路只有一条，所以可能会跟驿风镖局的人正面冲突，有谁愿意去？”

“……”华遥把话解释清楚了，底下仍然是一片寂静。送死呀，白痴才会自愿。

“我！”死寂中，笑春风义愤填膺地举起手，破口大喊。佛说的，世间万物皆有生命。她是要修仙的人，必须保护弱小、惩恶扬善，怎么能纵容那个什么风镖局草菅人命？

闻声，华遥脚步一顿，玩味地朝着她看了过去。半晌，踱步到她身前，审视了她会儿，语调轻柔地命令道：“你敢把头抬起来吗？”

有病哦，为什么不敢？笑春风猛地抬头，还是那一脸招牌式的灿烂笑容。

……目光对上她的脸后，华遥抑制不住地往后退一大步，踉跄了下：“还、还是把头低下头吧。”

“哦。”笑春风又乖顺地低下头，双眸直愣愣地看着自己的脚丫子。

华遥皱眉摇头，虽然他一直主张山寨招募人的时候，一定要选面目狰狞的，这样才有气势，但是，这个也狰狞得太有韵味了！

“咳……叫什么？”

“笑春风。”

“性别？”

“……女。”

“爱好？”

“男！”

淡定！为领袖者应当每时每刻保持淡定：“年龄？”

“一千、一千五百，哦，不对，一千四百六十……呃，大当家兄台，我忘了。”

“……”什么乱七八糟的回答！不过事出紧急，也没时间多犹豫了，华遥很快就做出决定，“好了，就你去。放心，我会保护你。”

“来了来了！大当家，他们来了！快到山脚下了。”华遥的话音刚落下，有位兄弟紧握着一柄大扫把护在胸前，伴着呐喊声闯了进来。

顷刻间，整个山寨乱了，喊杀声混合着刀光剑影，只有笑春风呆滞地站在原地，痴痴地看着华遥远去的背影发愣。

事隔千年，又听到了那一句——放心，我会保护你。

只是……“兄台，兄台，麻烦留步，请问……”

“兄什么台？我是二当家！大战在即，谁还有空来问去的。你他娘的倒是讲呀，到底要问什么？”

“大当家兄台是不是叫明月光？”笑春风自信地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怎么可能？大当家叫华遥，驛风镖局的少主才叫明月光！那是我们的敌人，敌人！”

“驛、驛、驛风镖局？！二当家兄台，你不可以骗妖啊，泱泱大寨，当以诚信为本。”如果明月光就是他们燕山山寨头号大敌，那为什么她在山寨里问了那么久，都没有人告诉过她？

“这是高度机密，只有我寨高层人员才会知道，像我这种有身份的人，怎么会信口雌黄？”说完，二当家硬是塞了把刀给她，二话不说就把笑春风推了出去，“去奋战吧，那些老弱病残就在后面晒谷子的空地上，好好表现，为寨捐躯的时候到了。如果有机会，你还可以尝试手刃了明月光，这样金银财宝、吃香喝辣，你就要什么有什么了！”

笑春风打了个踉跄，跌倒在地上，看着身边气势恢宏的弟兄们，她皱着眉，站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灰尘，摇头哀叹：“唉……人类就是人类，一个字，愚！”

奋战什么？要刀做什么？喊那么大声、跑得那么快，又是为什么？她是妖啊，会瞬间转移、会以一敌百的妖啊！这种时候，摆明了需要智取嘛。

杀戮蔓延，兵戎声阵阵刺耳，眼前满目疮痍，一片血腥，几乎到了敌我难分的地步。

半山腰，黝黑色的骏马上，男子一袭乌衣长袍，嘴角轻扬，眸色淡然，似在欣赏一出与己无关的戏。

“少主，燕山山寨实力难料，恐怕没那么容易剿灭。”身边随从恭谨地说道。

“乌合之众。”轻勒了下马缰，乌衣男子薄唇微启，连鼻息间都溢满了不屑。

“嗯，那群山寨里的人的确是乌合之众，但也不能小瞧。”

“我是说我们的人。”那些非要拉上他，打着正义的旗号，实则不过是想铲除异己，以便以后出远门，不会每次被打劫到连衣裳裤子都不剩的武林正派。

“……”一干随从面露尴尬，词穷了，不知道该如何接话。

唯一一旁衣着很是晃眼的司云宿，抚了抚那一袭橙色长袍上的褶皱，若无其事地低语：“少主，我已经跟你权衡过了，这么做对镖局也有利。”

“云宿，给我刀。”他嘴角一撇，不置可否，轻声开口。

语末，一旁急着邀功的随从赶紧上前献刀，以为他家少主终于看不下去，打算亲自出马了。

稳坐在马上的男子只是一垂眸，冷冽的目光扫过那柄刺眼的刀，唇紧抿，惜字如金。

云宿看不下去了，溢出嗤笑，从怀里掏出前些日子西域那边送来的小锉刀，递给他。也不知道这刀原先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总之送到他手上后，就用来修指甲了。

接过小锉刀，他又拉了拉马缰，腿微蹬，把马头转到了反方向，任由马儿用散步似的悠闲步伐前进。他在马上惬意地修着指甲，完全不顾身后愈演愈烈的厮杀。

“少主……”一干随从不明就里，低声唤道，想抗议又不敢说出口。他们连早饭都没吃，就急着穿上制服，快马加鞭赶来这边，难道只是为了看两眼，然后回去睡回笼觉？这算什么，晨练吗？

“回客栈。”云宿好心地替他们解惑。

“可是……”

“还留下来做什么，收尸吗？”说着，云宿回头，瞥了眼那群溃不成军的所谓江湖正派。

不看还好，这一看，不和谐的画面涌入了视线。

尸横遍野，这个词用来形容眼前的画面，虽然有点夸张，但还是适合的。

笑春风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领着一群老弱病残，左闪右避。周围的敌对方，交战正酣，打得很认真，刀剑无眼，纵然她是妖，但也没有三头六臂啊。何况眼下这种拖儿带口的情况，她也是寸步难行。

幸好，前头有几个人似是在替他们开路，虽然那些“英雄们”在不断阵亡。

“跟上！跟上！同志们快跟上先烈们的脚步，前进呀。”笑春风振臂高呼，势

如破竹。

效果很好，当笑春风再次回过头的時候，发现老弱病残已经全都找到了安全的地方躲藏，只剩下她还被困在战争最白热化的中心地带。

刚打算眼一闭，用妖的本能遁逃的时候，笑春风眸一抬，正对上远处的那队人马。距离太远，她看不清为首那人的脸，却能清晰地看见那面飘扬的旗帜，上头写着“驿风”。

定了定神，她眯着眸子，用妖眼近看再近看。

乌衣少年，那双正看向这边的眼眸，幽深、恬静，分明就是在她心中蕴藏了千年的人。

他，就是明月光吧？

“贼人，受死吧！”一声厉呼传来。

笑春风瞬间回神，耐着性子瞪了眼那个正举着刀朝她冲来的人，余光瞄到明月光他们似乎要走了，她开始急了，但仍记得要有礼貌，冲着那人歉然地笑了笑：

“对不起呀，兄台，他要走了，我下次再陪你玩，可好？”

语末，纤细白皙的手指隔空轻点，无声无息，只听闻来人一声痛呼，随之倒地。

再一转眼，笑春风已经晃到了不远处的林子里，死抱着一棵很是瘦小的歪脖子树，闭着眼，默念了些什么。四周溢出一阵淡淡的紫烟，是紫气东来的紫，和她脸上的胎记色彩还挺一致。

烟散了，笑春风还是笑春风，那棵歪脖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头发花白，身形佝偻的老人。

她就这么搀着个老人，带着一脸的惊慌，状似无意地闯进了眼前打得正酣的人群中。

“为什么是我？姑娘，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我待那儿修炼得好好的，你拉我来打架做什么呀？”老者也同样显得很慌乱，不同的是，他是真的很慌。他修为还浅，经不起刀剑。

“我是紫竹，你是槐树，怎么会是同根呢？”再忙，笑春风还是抽空回答了他的问题，随后便又装着很无助地拖着老者，往明月光他们的方向跑，嘴里还一个劲地喊着，“救、救命……队长，别开枪。我们爷孙俩是无辜的，救命呀！”

笑出风想起来了，大当家兄台说过驿风镖局组了个团来搞屠杀，是不是该叫他团长呢？

还好，她的明月光不是见死不救的人，那边的人有反应了，停了下来。

似乎耳语了些什么，接着，笑春风只瞧见一抹橙色的身影朝着她飞来，没错，是用飞的，煞有介事。

“装死，快装死呀！你不死就回不去了！”眼看着那人就要飞到她面前了，笑春风赶紧死命地掐身旁老者，提醒道。

老者很机灵，接到信息，眼一闭，腿一软，一命呜呼了。

几乎是同时的，他刚倒下，笑春风声嘶力竭的哀嚎声便响彻了云霄：“爷爷！爷爷……你不能死啊，家里汤还热着呢！”

“走。”橙色人已经到了，拉起笑春风的手，只掷下一个字。

“等等，还有我爷爷……”做戏得做全套啊，笑春风带着两行泪，紧握着“爷爷”的手，不肯松开。

“真烦人。”橙色人皱了皱眉，回头看了眼自家少主，见他点头，才二话不说，一手拉着笑春风，另一手扛起“爷爷的尸体”，脚一蹬，又飞了。

“慢点，兄台，您慢点啊，我恐高……要晕了……”话刚说完，笑春风立刻就晕了。这次不是装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用妖术了，才用了那么一点点，分明还不足以伤到元气，可还是晕眩了，身子就这么软了下来，没知觉了。

“死了？”明月光倚在客栈二楼的栏杆上，俯瞰着楼下大厅正中摆放着的那一具棺材。

午后时分，客栈本该是人来人往，此刻却出奇的静。

“嗯，没有伤痕，大概是年纪大了，经不起惊吓。”云宿据实以报。

“那个姑娘呢？”

“少主，借一步说话。”身后房门被打开，客栈老板走了出来，看了看云宿，面露难色地开口。

“云宿不是外人。”明月光眉梢儿一挑，笑着看向司云宿。

既然少主这么说了，客栈老板摸着山羊胡，紧拧起眉心，迟疑了下回道：“那位姑娘没有脉象。”

“死了？！”云宿禁不住大喊，这爷孙俩也未免太不经吓了。

“还活着，有鼻息，只是没有脉象。”

“嗯？”明月光心生疑窦，轻哼，这是想说明什么？

“也就是说，她可能根本没有脉。”说着，他继续煞有介事地抚着山羊胡。

闻言，明月光没动声色，目光对上他后，下意识地嗤了声。片刻，他手一抬，没好气地撕了那人的胡子，顺手往楼下一扔，有些不耐，扯开了话题：“连先生，这胡子做工太粗糙了。”

“过分！”老板怒目一瞪，气呼呼地拂袖，转身，“我去煮点东西给那姑娘吃！不理你，哼。”

“这笨蛋总以为粘上胡子就会有男子气概，你说傻不傻？”对于一个举手投足都像女人的男人来说，造型上不管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

“的确傻。”云宿禁不住弯起嘴角。

“嗯，就像有些人总以为穿上男装，就会是个男人一样。”明月光故作不经意地说了句，目光若有似无地飘向云宿。随后，便径自旋身，推开房门，跨进了

屋子。

司云宿无奈一笑，倒也不是刻意想在他面前隐瞒性别，只是觉得这身飒爽扮相，更适合为他鞍前马后而已。若世人知道她是个女子，恐怕会为他招来不少闲言碎语。

迷迷糊糊间，笑春风听见房门打开、关上又打开，再关上。

烦躁地翻了个身，她本想继续睡会儿，隐约又似是见到了一张很熟悉的脸。晕睡前的记忆也跟着慢慢苏醒，闭上眼，又沉淀了下思绪后，笑春风猛地挣了起来：“爷爷……爷爷！救命！”

冷汗、惊恐，这些做噩梦时必须具备的，笑春风一样都没少。除此之外，她还深刻地记得，清醒后，看向面前那人的眼神，一定要集迷惘、忧伤、惊恐于一体。

“醒了？”明月光立在桌边，说着，斟了杯茶，递到她面前。

不看她？他居然从头到尾看都不看她一眼！那她还浪费什么表情啊？

“你爷爷死了。”纵然是噩耗，然事不关己，他依旧说得轻描淡写，口吻间没有一丝同情。

“死、死了……”笑春风眉心一揪，他就不能讲得委婉些吗？要不要那么直接啊，好歹也是一条命呀，“怎么会死了呢？我爷爷说过他会看着我嫁人的，家里那锅汤还热着，怎么、就……就死了呢……兄、兄台，你为什么摸我的手？”

明月光挑起紧抿的嘴角，一丝笑爬上颊边，抬眸，略看了她一眼。看来那个死娘娘腔的医术是越来越不地道了，瞧瞧人家姑娘这脉搏多鲜活。有些嫌弃地丢开她的手后，明月光撩起一旁的帕子拭了下手，问道：“叫什么？”

“笑春风。”春风喉头一动，乖顺回答，目不转睛地看他的一举一动。

已经太久没见了，久到她已记不清他原先的模样，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始终待在心底。原来，他长得那么招摇，凤眸薄唇皓齿，剑眉微拢的样子透着漠然，发髻绾得漫不经心，有几绺发丝落在颊边，一样是颇为凌乱的……笑春风忍不住想到了自己的鸟窝头，差得太远了。半晌，她才终于舍得收回目光，其实是不敢多看了，那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帅气，看久了，会致命。

不是没有注意到她毫不掩饰的打量，明月光轻笑，没太在意，继续问：“你爷爷呢？”

爷爷？春风愣住了，她没想到居然还得帮爷爷编个名呀：“笑……哈哈。”

“你们家真欢乐。”他有感而发，唇边的笑意加深了，“怎么会跑到燕山上？”

“去砍柴呀，我们家就住燕山脚下，附近乡里的柴都得去山上砍。”笑出风对答如流，这些她都是早就计划好了的。

“不知道上面有个山寨吗？”虽然她的表情不像撒谎，但明月光仍放不下戒心。

“当然知道，燕山山寨多有名呀，怎么能不知道。可是，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百姓，有时候还会送我们些吃的穿的，可好了。”到底是自己工作过的地方，怎么也得美言几句，何况笑春风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她就跟着兄台们下山救济过好多次百姓。

“对了。”没理会她的说辞，他突然想起了一些事，“枪是什么？”

枪？笑春风费解地思忖了一阵子，想起了刚才情急时喊的那句“队长，别开枪”，恍然大悟：“哦，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她伸出手，比了个“八”的手势，继续解释，“这个形状的，‘砰砰’几下，人就死了。”

笑春风还没被佛送回来时，时常用妖术溜进人家家里看电视，就常看见电视里人家用枪杀人，特神奇，让她一直都赞叹不已，所以讲起来就滔滔不绝了。

相较之下，明月光还是一脸漠然，只是眉宇间隐隐多了道困惑的情绪：“那为什么我还没死？”

“……兄台，你不知道什么叫比喻吗？”被当头浇了盆冷水，笑春风立刻就蔫了。

“嗯，你可以走了，桌上有些银子，带上，给你爷爷办丧事。”明月光嘴角暗暗抽了下，深觉他们之间似乎有很深、深到难以跨越的鸿沟，于是，干脆结束了谈话。

起身，正打算离开时，笑春风急了：“走？兄台，这就是你不对了，我爷爷死了！无亲无故，我能走到哪儿去？是你们组团非法斗殴，害死我爷爷的呀！”

“你想要我帮你爷爷办丧事？”虽然是疑问句，可他问完后，压根没理笑春风的意见，自顾自地思量，然后说道，“好，我会找人安排。”

“我想请你带上我，可好？”

闻言，他终于定睛，正眼，认认真真地审视起这个姑娘。看起来她的确像是寻常百姓家的女子，先前查探她脉搏时，他也特意看了下，她的手很粗糙，是常年干粗活形成的茧。长相，普普通通，脸颊边的那块紫色胎记太显眼，让人实在看不清她的五官究竟如何；打扮，更是普普通通，甚至称得上邋遢寒酸。

就是这样一个寻常女子，竟然开口要求他带上她？未免有些蹊跷。

见他不多说，笑春风以为他只是在考虑，便愈发努力地推销自己：“兄台，我很能干的，丫环、伴读、煮饭……好多我都会，你带我走吧。我不要那些银子了，我爷爷生前一直主张节俭，丧事他应该也不会想要铺张的，只求落叶归根，把他葬到燕山上的那片林子里就好。哦，对了，我还很会省钱，可以帮你做管家……”

她自言自语地说了很多，明月光始终面无表情地听着，最后，眼眸一眯，点头，算是应允。

“答应了？”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心翼翼地确认。

“嗯。”

“兄台先别走，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说！”见他又要离开了，笑春风急匆匆地挽留他，手悬在半空，待他真的停下步子，回首挑眉看她时，她却犹豫了，片刻，唇一抿，似下定了决心，才问出了口，“我叫笑春风，你记得吗？”

“记得。”他点头。

她笑了，咧开嘴，格外晃眼的笑容。

“你刚才说过。”话落，门阖上。他的身影消失在门边，她的笑容也同时消失

在唇边。

明月光，驿风山庄少主，未婚，现年二十三，政治面貌……唔，用这个时代的话来说，就是乱党。听说当今朝廷很想让武林各派为其效力，大概是工资太少了，大伙都不依，而明月光就是其中最难搞定的一个，这种人朝廷统称“乱党”。

这些，都是笑春风从那个很喜欢变换胡子造型的客栈老板嘴里打听来的。

她曾自以为对明月光的了解已经全方位了，然而，等他们解决了那群因为打不过燕山山寨前来秋后算账的正派人士、又替笑春风的“爷爷”顺利入殓，随后浩浩荡荡地回到驿风山庄时，笑春风才开始意识到，原来她所了解到的只是表面现象。

“少主交代了，你没有俸银，不过我们会包食宿。你的工作就是打扫后院，伺候楼里的姑娘，有问题吗？”

“……兄台，不加金的吗？没有四金，三金也好呀。还有年假，我有多少天年假呀？”问题是没有，反正就算给她俸银也没什么用，妖怪哪需要银子呀，不过福利方面就另当别论了，佛说她要在人间待一世呢，他们人类不是都很注重养老问题吗？

“什么三金、四金？没有没有！”管事的眉心一皱，烦躁地挥了挥手，深刻觉得这姑娘不仅是相貌有问题，脑子也存在问题，“年假又是什么？放假休息吗？这个我做不了主，你要想休息，得少主允许。不过少主日理万机，这种小事你最好别烦他，工作又不是很多，有什么好休息的？”

“那好吧，可是如果我想见明月光兄台怎么办？”这些，她都可以妥协，然而她那么处心积虑混到这边来，目的是为了近距离接触她的明月光呀。

说到这个，管事的睨了她眼，没好气地宣读起规矩：“我忘了跟你说，在这边做工是有规矩的。第一，我们都是下午才开门做生意的，那时候你就不准去前厅，活动范围只限于后院，要是吓走了客人，扣俸银！”

“……”春风鼓起腮帮子，一脸虚心接受的表情。心里直想笑，她又没有俸银，扣什么呀。

“第二，多做少说，不该看的别看，不该听的别听，楼里姑娘有什么要求，你都得尽量满足。”

“……”这、这不是典型的奴隶制社会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少主平日里很少会来这边，偶尔会来审查账本，你别妄想接近他！就你这脸，难道还指望飞上枝头变凤凰？掂量清楚自己的斤两，明白吗？”

闻言，笑春风扁着嘴，委屈兮兮地摸了摸自己脸颊上的胎记，乖乖点头。佛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反正来日方长，她也不急在一时，至少现在能待在离他很近很远的地方了。她偏生不信，记忆里那个可以花上百年光阴等待一株小紫竹的少年，会是以貌取人的俗人。

“还愣着做什么？没瞧见后院那么多落叶吗？去扫干净！”

“可是……兄台，让我问最后一个问题，可好？”回过神，笑春风抬起头，灿烂笑意爬上眉梢。

“什么？”管事嘴一撇，不屑嗤哼，人长得倒是不怎样，那笑容怎么就那么暖。

“这里是哪儿？”她往后可能要在这儿待好长一段时间了，总得搞清楚自己的工作环境，这点很重要。

“青楼。”

“青、青、青……青楼？！”

驿风楼，听听，这名字多素雅，有谁会想到这是一家青楼？

驿风山庄，再听听，这名字多气派！又有谁会想到它涉及的产业竟如此多元化？

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破釜沉舟……差不多就是现在笑春风的心境了。算算日子，她已经被明月光丢在驿风楼大半个月了，不闻也不问。可是没关系，为了他，千年她都等了，现在不过是在青楼里打打杂，算不了什么。

可、可是……青楼也不带这样虐待妖的呀，那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姐妹们，一天到晚“丑八怪丑八怪”地叫她。这也就是算了，还每天都丢给她好多活，就算她有三头六臂都做不完。好吧，她一开始的确是找了几个有三头六臂的朋友来帮忙，但是……为什么现在还要派个看起来那么凶的兄台看着她干活呀，这样就不能找妖帮忙了啊。

“我猜今天少主会来，一会儿我得回房去换衣裳。”

“你怎么知道呀？少主每次来都只有管事的知道啊，呀，难不成是管事告诉你的？”

“管事哪会跟我说呀。不过，他一定会跟兰姐姐说，我看兰姐姐今天一早就起了，打扮了好久。”

“怎么不早说啊，我也去换衣裳了。”

“别换太漂亮了，要是太招摇了，风头盖过兰姐姐的话，你就惨了，会被她弄死的。”

一旁，有两个丫头窃窃私语地走过，那声音很轻，若换做常人是听不清的，但笑春风不是常人。

那位负责监督她干活的兄台只瞧见她突然停了下来，竖起耳朵，像是在听什么。瞪了她许久，又清咳了一阵，仍是没能唤回她的神，那人便火了：“你活腻了是不是？谁准你偷懒的，小心我把你活埋了。”

笑春风搬着小凳子往后挪了挪，指了指面前的水盆子，低声咕哝：“衣裳都洗完了呀，就……就休息一下下嘛。”

“洗完怎么了？活多的是。”

“……兄台，你该不会是把黄豆和绿豆混在一起，然后让我分辨归类吧？”她听过灰姑娘的故事，那继母就是这样虐待灰姑娘的，笑春风怎么看都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太像了。

“谁像你那么无聊，去，那边有一堆狗粪，扫干净去。还有啊，明兰姑娘的那条狗，今儿你得帮她照顾着。它要是少了一根毛，你也完了。”

笑春光光着脚丫子站起身，跑去拿了柄扫把又回来，好奇地多问了句：“兰姐姐不是最爱那条狗的吗？怎么会让我照顾呢？”

她也不是傻的，知道明兰不喜欢她，楼里那么多人不待见她，也都是因为明兰的缘故，谁让人家是花魁，能赚钱呢。人类，就是庸俗，哼！

“哪来那么多废话，让你照顾就照顾呗，我先去吃个饭，你不准偷懒！”

“哦……”春风堆起盈盈笑意，用力点头，把奴颜婢膝诠释得淋漓尽致。

那位兄台算是放心了，神气活现地走了，还一步一回头地瞪她。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连接前厅和后院的甬道间，笑春风才松了口气，没由来地想念起了山寨里的那些兄台，虽然大伙也挺凶的，可是他们不会虐待她呀，人家堂堂大当家还说过要保护她呢。

想着，她有一下没一下地摆弄着扫把，哼着从千年后学来的歌，悠然自得。

直到听见前厅传来一阵骚动，春风震了下，慢慢回过神，蹑手蹑脚地跑去甬道边偷看。

一眼，她就瞧见那道颀长身影，还是一袭乌衣，似乎跟上回的款式有些许不同。

一堆人前拥后簇地跟着他跨入前厅，他撩袍子，入座。管事递来账本，他没急着看，唇角微微扬起，带着一丝促狭的笑意，径自跟身旁作陪的明兰耳语。那模样，让笑春风觉得扎眼，她记忆里的明月光不是这样的，原先分明是个温良少年，而今怎么瞧都像是个留恋美色的纨绔子弟。

“你多久没来了，还以为已经记不得我呢。”明兰风姿绰约地娇嗔。

明月光似笑非笑地眉儿一挑，口吻也轻佻得很：“呵，我怎么舍得忘了你，这世间也就只有你能让他日思夜想了。”

“还说，往后我再也不要伺候那个不举的了。”明兰嘴一嘟，娇滴滴的模样，惹得人心神摇曳，“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不就是你的随从嘛，就算再得力，我是你的女人啊，你就舍得跟人分享？”

“随从？他说的？”他顿了顿，跟着又因为“不举”这两个字，笑出了声。

“是呀，他亲口说的，难道不是吗？”他的笑容，弄得明兰一头雾水。

“他说是就是吧。”说着，明月光收回了落在她腰际的手，顺手拿起账本，看了起来，眉心微拢，似是不经意地又说了句，“对了，有件事我大概忘了跟你说，只有我往后会娶的那一个，才算是我的女人。”

这话，顿时让明兰脸色难看了，幸好他还顾及她的颜面，说得很轻。见周围那些人没有任何反应，明兰才放了心。